

芒种,种下一颗红色的种子

卢金星

岁岁芒种,万物丰盈;时时向善,生生不息。6月5日,芒种节气与世界环境日撞了个满怀。一个教人耕耘生长,一个教人守护青绿。一红一绿,一耕一护,倒像是特意为了这个夏天安排的一场诗意相逢。

六月田野,该是一片繁忙的农耕景象了吧?芒种芒种,忙收忙种。可今天,我要种的,是一颗红色的种子。这天,是我们党支部成立以来的首次集体党日活动。

午后一点半,全体党员集合上车,向石溪管委杨垅1934红色教育基地出发。山路弯弯,窗外绿意渐浓,草木清香从半开的车窗缝里钻进来。一幅山水画卷在眼前徐徐铺展,我忽然就懂了什么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是简单的一句口号,是眼前这条干干净净的山路,是这满眼的苍翠,是风里那股说不出的清甜。

思绪跟着山路转弯。二十余载光阴流转,世纪之交我初入职场时,山路颠簸起伏,尘土飞扬。而今柏油路,水泥路通村达组,纵横交错,乡间路网的蝶变,不就是家乡发展最生动的见证吗?

大巴在石溪苏维埃政府旧址门前稳稳停下。青砖灰瓦的老房子,静静地立在青山脚下,像一位沉默的长者,守着九十多年的记忆,不声不响,却满腹滚烫。

走近标语墙,“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苏维埃万岁”……各个时期的革命标语,字字铿锵。穿越近百年的时光,我仿佛听见了先辈们在绝境中坚守信仰、奋勇抗争的呐喊。而最让我心头一震的,是那句“海阔天空地想,势如破竹地干。”

进了展馆,史料、老照片、革命实物,一段段、一件件,把五梅山石溪苏区的来龙去脉梳理得清清楚楚。跟随讲解员的讲述,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走进了修铜宜奉边区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

最让我动容的,是修铜宜奉独立团“三过石溪、秋毫无犯”的故事。1933年秋,独立团首次经过石溪攻打九仙汤之敌,战士们饿得难以忍受,见农户南瓜成熟,便撕下布条包好,写上:“老乡,我们是红军独立团,摘了你的南瓜,按价付钱,请收下……”乡亲们发现南瓜把上系着钱,都说:“红军是好人!”两天后的雨夜,独立团获胜后再次来到石溪,全体战士在屋檐下度过了一个雨夜。清晨,群众见状感动不已,赶紧让房。第三次再来时,全村老少笑脸相迎,像接亲戚一样送菜送汤。独立团用三次行动诠释了“秋毫无犯”,我看到这些,眼眶突然有些发热。

继续往里走,驻足胡文池同志的展板前。这位1913年出生于桐木村的石溪子弟,从农民、木匠到赤卫队副队长,作战时身负重伤,在茅棚养伤,九死一生初心不改。新中国成立后,他从农会委员到支部书记,从手工艺社社长到综合厂厂长,一生躬耕乡土。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以热血赴使命,建设时期他以实干写忠诚。先辈矢志不渝的精神,深深震撼着我。

走出旧址展厅,我们踏着青石板路,重走新时代红军小路。山间溪水潺潺、清冽叮咚,林间鸟语啾啾、清风徐徐,成片翠竹随风摇曳,送来阵阵清凉。六月盛夏,山间却无燥热,独有清幽静谧、满目苍翠,尽显生态之美。

行至山路转角,一幅山野景致猝不及防地撞进眼帘:几匹驮马悠然驻足草地,低头啃食青草,阳光穿透竹影,洒落马背上,鬃毛镀上一层温润金光。它们是山里百性的帮手,常年往返山林,托运毛竹与山货。此刻的它们,悠然自在、不慌不忙,偶尔甩动尾巴、轻打响鼻,尽显山野从容闲适。

同行的年轻同事小舒举起相机频频拍照:“这画面也太治愈了吧!”

是啊,治愈。人间芒种,是烟火里的繁忙耕耘;深山芒种,是绿水青山的从容生长。这满目青绿,岁月安然,不就是生态保护最好的馈赠吗?青山叠翠,绿水长流,牲畜悠然,民居雅致,家家户户房前屋后花木葱茏——我愈发读懂了,绿水青山,是生态底色,更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靠山。

沿途民居墙面,新旧标语交相辉映、隔空对话。“人民是水 军队是鱼 军民鱼水情”镌刻红色过往,“山水有相逢 在桐木遇见乡愁与自然”书写新时代华章。跨越九十余年光阴,变了的是山河面貌,不变的,是初心使命,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执着向往。

行程尾声,大家齐聚火炬广场。广场中央,红色的火炬雕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像一簇永不熄灭的信仰火种。全体党员整齐列队,肃立注目,面向鲜红旗帜,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誓言响彻广场,回荡山谷。那一刻我深切地感到,那团红色的火焰,不仅镌刻于雕塑之上,更燃烧在每一位共产党员的胸膛里,扎根在每一颗赤诚的心中。

“海阔天空地想,势如破竹地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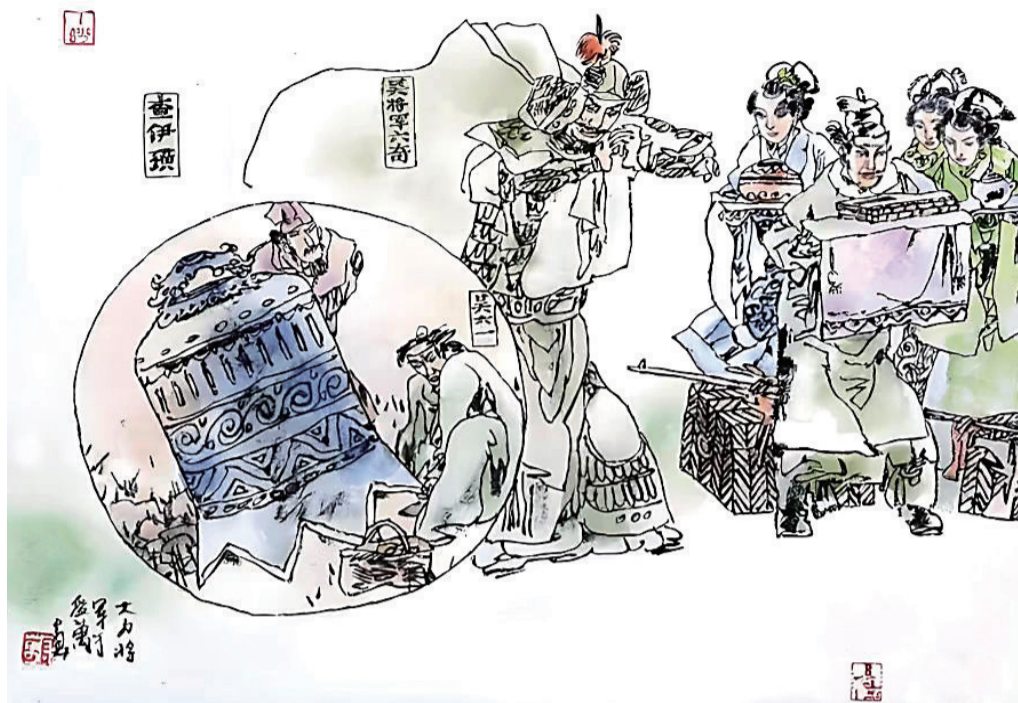
这句镌刻数十载岁月的苏区标语,是历史的回响,是时代的号角,也是我自己、对支部、对未来许下的诺言。



王蒙:作家、学者,“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曾任文化部部长。

大力将军

王蒙



查伊璜,浙江人,至今一些“查”姓名人,出自浙江,如小说家、报人查良鏞——金庸,这年清明时节他在荒野寺庙中饮酒,看到佛殿前有座古钟,比能装两石物品的石瓮还巨大,古钟外壳的尘土上有新鲜手印,光亮得好像刚刚有人摸过似的,查伊璜疑惑难道有什么人能触动这口大钟?低头一看古钟内面,读不明白此钟是如何悬挂或放置、东西什物是怎样放于钟内、人又是以什么姿势角度观察到钟内藏物的。有个竹筐盛了八升左右物品,不知是什么。查伊璜让好几个人顶住古钟的耳环,用力起掀,钟纹丝不动,足见其沉重。众人益发不解竹筐物品是怎样放进钟下的。于是坐下喝酒等着物主,不一会,一名讨饭小孩走过来,带着讨来的干粮,堆放在钟旁的地下。用一只手把钟提起来,另一只手把干粮放入钟下的筐中,来回放了好几次才把干粮放完。又把古钟放下才离开,不一会又回来,拿出一些干粮吃。吃完了再去取,轻巧地好像打开一个木盒子。满座的人都极其惊异。

文题与主角是“大力将军”,此将军出场时是个儿童——小叫花儿,情节、文字、举动、细节也就写得活泼天真,稚气可掬、令人惊喜而又若无其事。

查伊璜问他:“你一个强健男儿怎么要乞讨呢?”小乞丐回答说:“我吃得太多,没有愿意雇用的。”回答也是天真之音,天真活潑,堪喜堪悲,哭笑不得,天道至简,无可置疑,无可救药。查伊璜因为他的力气大,劝他去当兵,小乞丐做出愁苦的表情,担心没有关系门径,办不成。查伊璜于是把他带回住处,给他吃饭,算饭钱的饭量,和五六个人差不多。描写异人异饭量异消耗,含义多多: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行的,办不到,需要骑好马,你得管得草,你要用大力神人哪怕只是神童,你得管他。给他换了衣服,又给他五十两银子送他走了。

后来过了十多年,查犹子(侄子)在福建作县令,有个叫吴六一的将军,忽然前来求见。两人缓缓叙谈,后来吴六一问道:“请问查伊璜是您的什么人?”查犹子回答说:“是我叔父辈。他与将军您有过结交吗?”吴六一说:“他是我的恩师。分别十年,非常想念他。麻烦您写信请查先生大驾光临。”查犹子随口应承。暗想叔父是一个有名的儒者,怎么会有习武的弟子?等查伊璜到后,就把这事告诉了他,查伊璜茫然想不起此人。但是因为觉得吴六一询问自己言辞由衷,便立即准备车马,到将军府门前投名帖。吴将军赶紧迎出来,在大门外相遇。查伊璜一看,从没见过。暗自怀疑是否吴六一记错了,但是吴将军对他更加谦恭。请他进来,过了三四个门,忽然发现有女子往来,知道这是将军的私房,于是就站住。将军又向他作揖。不一会到了客堂,卷帘的、搬座的,都是小妾。看来小妾成群,是当时男子汉大丈夫的最高理想,皇上为皇上,也离不开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的美景极限。这也是人性?这是性恶的论证?这是贪婪丑恶卑劣丑恶的封建主义罪行?这是极端无知愚蠢的一端?这证明了启蒙与现代化的正义性与必要性?坐下以后,正要询问,吴将军下巴一动,一个侍姬捧着朝服来了,这也是那时大人物的一种满足、享受,或疑是一种无聊透顶的低级趣味,连话都不必说,一个细微表情,指挥了全部奴仆衙役婢女妻妾。将军赶紧起来,查伊璜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众侍姬拥袖更衣,帮助吴六一穿好朝服,官大了,穿衣脱衣、起坐行止、吃喝解手……都需要下人服侍,他们享受的是高度残疾者的待遇。吴六一先命令几个人把查伊璜扶在座位上不让他起身,然后向他跪拜,就像拜见皇上和父亲。查伊璜非常惊异,不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跪拜完了,吴六一再穿便服陪坐。笑着说:“先生想不起举起古钟的小要饭的来了吗?”一句顶一万句!底下的不用说啦。查伊璜明白了。

然后宴席,歌舞奏乐。酒席散后,众姬妾列队服侍。将军进入卧房,请他随意小坐,然后送查伊璜去休息。查伊璜因为喝醉酣睡,起来晚了,得知吴将军房门外已经侍候三遍。查伊璜

不安,打算告别回去,吴将军拔掉他的用车轴键,锁上大门。查伊璜发现吴六一每天不务别事,全力查点姬妾丫环、差役,以及骡马、穿戴、器具,一一登记,告诫他们不得差错。查伊璜以为忙于家务,大力将军,如此活法,国务何在?武备何在?大力何在?所以没有细问。终于,吴六一拿着账簿对查伊璜说:“我能有今天,全是您的赏赐。丫环和物品,我都不敢隐瞒,谨以一半贡奉给您。”查伊璜惊愕,不敢接受,吴将军不听。拿出藏银数万,分成两部分。按照账簿一一核查,古玩、床几,厅堂内外都摆满了。查伊璜坚决劝停,吴将军不予理会。登记完了奴婢名单,就让男仆打点行李,女仆收集器具,并嘱咐他们要恭敬地侍奉查先生,众人都小心翼翼地答应,将军又亲自看着奴婢们登上马车,养马的士兵牵好骡马,准备停当,才知道查先生与他告别。后来查伊璜因为修史一案,被牵连关进牢狱,最终得以免死,都是因为吴六一的功劳。

查伊璜、修史案、株连人众,实有此人此事,蒲松龄作品,在纵横捭阖,想象编撰,旁敲侧击的同时,并不排除非虚构方式,将某些史料写成小说。至于查伊璜因吴将军之力而免罪,历史上有所不同说法,有各种传闻与猜测,非虚构小说毕竟与正史记录不同,写起来有所通融联想,也是可以理解的。

蒲公一生郁郁,屡屡书写才子志士的碰壁奇冤,怀才不遇,屡屡写出对于伯乐恩公的期盼与赞美,有时则从反面描绘成鱼翻身,中举转运,蒙恩浩荡,终成大业的幸福,两者都写得顶到家,惊心动魄。

异史氏(蒲松龄)说:“丰厚的施舍别人却不问他的姓名,才是古风侠义的大丈夫!而吴将军的回报,以及他的慷慨豪爽,也是千古难得一见。这样的胸襟,就不该在乡间老死,所以这两位贤人的相遇,也不是偶然的。”

篇中的大力将军历史上实有人物是吴六奇,《聊斋》小说《大力将军》中多称吴六一,中华书局版《聊斋志异》个别地方称为吴六奇,金庸小说《鹿鼎记》中称吴六一奇,不详。

他作过乞丐,不一定是丐帮头子。小说里的他,一是力量与饭量超人,因而无人雇用,饿肚子只好行乞糊口。这个情节不论是否非虚构,极有意思,《叶生》中,主人公文章奇伟,童年就通过了秀才考试,再升不上去了,世俗水平有限,能接受一般良才,被与众不同的天才天才惊吓,只能排斥压制天才天才,然后中国历史上才出现了吴承恩、蒲松龄等伟大作家。

而吴六一的伟大于初期困难,简单到了极限,力可举钟,饭量一能顶六。后来当了类似一个军区司令的武将。你既为他庆幸,又为他叹息,他与别人太不一样了,他不是在学习作品里陌生化而是在世俗社会中现出了不被接受的陌生性,他多半会挫折碰壁,冤枉窝囊,不甘终生,一事无成。这样的故事还提醒我们:才大力大、干得多吃得少消费得多的,要学会谨慎低调,韬光养晦,中庸平和,留有余地,什么事情慢慢来。

而对于社会及权力系统的希望而言,要多培养借重伯乐,包容异才,包容一定程度的独特整头特异人才,善于发现使用保护人才。

《大力将军》小说,并没有在人才命运的起伏通塞上用心做文章,蒲松龄的兴趣更多在于渲染将军对于查伊璜的感恩上,可以说蒲氏写够了知恩感恩、极限报恩、涓滴之恩、涌泉相报了。中华传统文化,重视慈善报恩,重视报恩,重视然诺应许,重视精神上社交上的与人为善,不欠不亏,良心不可负债。

同时,我们的先人,极端蔑视恩将仇报、吃谁的饭砸谁的锅、过河拆桥的忘恩负义者,《礼记·表记》中有云:“以怨报德者,刑戮之民也。”告诉我们,这样的坏人,该杀。如今生活中也有这样的实例,欢迎他或她来对号入座,出出洋相。

除了热烈招待以外,大力将军的报恩也是倾其所有,将自己的全部动产不动产登记造册,半数献给查恩人,有些做法如今看早已不合时宜,有些做法接近狂热,吴将军之感恩因狂热而如火如荼,他的诚心,仍然感人泪下。古道热肠,刻骨铭心!

三顾省博

陈俊

公交车从汉口岳飞街出发,驶入中山大道。经过亨达利钟表店时,我将手伸出车窗外,店门口悬挂的那块百年大钟,似乎都可触摸到。刘老师看了下大钟,和自己手腕上那块老掉牙的钻石牌手表对了下时间,据说表是他爷爷传下来的。行至摩登的民众乐园门口,西洋风情的拱廊、穹顶,引人侧目,坐在前排的家伙说,老房子就是好看,他舅舅就住对面,每个星期他都可以进去玩,活里带着炫耀,好像民众乐园是他家的。总算开到利济路了,我迫不及待站起身,指着街边店铺上的“谈炎记”几个书法字说:看!百年老字号水饺馆,我家就住在它楼上,每天我都可以下楼吃水饺。全车一片哄笑:吹牛,你能每天吃得饱?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看得出,每个人对自己周遭的一切都格外在意。

公交车继续往前开,上了长江大桥,有人高声朗诵:“啊!一桥飞架南北,众人齐声附和:“天堑变通途。”又有人说了:“没大桥也不怕,我爸横渡过长江,每年夏天,都参加过横渡长江比赛呢。”有人接话说:“大江东去,浪淘尽,你爸在江水里淘洗过,也算是千古风流人物了。”车内又是一片哄笑。刘老师说:“你们语文课没白上。”下了桥,再往前开,同学们便静了下来,阅马场、傅家坡、建展馆,都是些没听说过的地名。一会儿,司机说水果果到了,大家把视线投向窗外搜寻,大失所望:湖里没水果。司机说以前有。有人问:“现在没有了为么事不改名?”司机反问:“为么事要改名?留个念想,一直传下去不好吗?”

这是1985年的一个春日,意气风发的美术教师刘敦义联系了一辆公交车,带着30余名高中生,从汉口出发,跨过长江,去湖北省博物馆临摹写生,我,便是其中之一。

昔日省博,坐落在武昌东湖路的尽头,远离闹市喧嚣,深藏湖泽之间,远非如今这般便捷。东湖路两侧高大的梧桐枝叶交错,像两列高举手臂敬礼的少先队员,树叶浓绿成荫,风一吹,洒下细碎摇曳的光影,仿佛在低声诉说着欢迎的密语。车身后,地上卷起的梧桐叶子,像未经世事的乡村顽童,一路撒欢打闹,追逐着我们。

终于到了。省博由一栋三层主楼和两边一字并排的附楼组成,主楼正面三扇对开小门,每扇宽不足两米,仅中间一扇敞开。门两侧,各有一根装饰立柱向上延伸至三楼,与上方结构共同构成三道半圆拱,再加上楼顶的坡屋顶,唯有这两处细节,显出这座建筑独有的气质。馆内空间高阔,分外幽寂,从狭窄的大门入内,恍如踏进秘境探宝,突如其来地喧闹声,瞬间唤醒了这间沉寂已久的岁月。

铜器、铜觚、铜壶、铜爵、铜斝、铜解……天啦!名字最后面的字,几乎都不认识,一大堆铜什么的老古董,静静躺在展柜里,门外几声鸟鸣,仿佛在嘲笑无知的我们。

当年图书资料很少,相机亦是稀罕物,想要记住这些铜什么的造型,全凭手中一支笔临摹。久居闹市的孩子,显然对周遭大片的丛林和湖泊更感兴趣:高大的池杉和落羽杉,如原始森林一样茂密,棕红色的叶子和树干,像披头散发的丛林巨酋,中间夹杂着枫树、法桐、银杏和香樟。枝头鸟儿们忙得很,好像在PK演唱,听叫声有画眉、大山雀、黄鹂和苇莺。远处湖面上,池鹭和黑头鸭悠然自得。当然,这些鸟儿的名字,我也是刚刚听讲解员介绍才知道。对着这堆老古董物临摹,实在没劲。更要命的是,我白衬衣胸前口袋插着的速写钢笔,因一路颠簸,渗出了些墨水,在胸前染出一块黑斑,我赶紧用手捂住胸口,生怕在同学们和讲解员面前出丑。

刘老师见状,一本正经地说:“没关系,你看这块墨色,天然形成,多像虎座鸟架鼓的器形,这是老祖宗在你心头留下的印记,你真幸运,别的同学可没有。我们今天来临摹,就是要把这些文化遗产刻在心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一席话,倒是消解了些许懊恼,刘老师说的那个什么鼓,也没留意到。我走马观花,对着文物胡乱临摹一番。

2023年4月,已是文物收藏家的刘敦义老师兑现了当年的诺言,

将毕生收藏的数百件马口窑陶器,悉数捐予武汉市博物馆。捐赠仪式上,刘老师动情感言。我的耳边,亦回响起当年参观省博时,他说的席话。

1991年夏,大学毕业后,有幸与省博为邻,工作单位紧邻省博,近水楼台,却始终未再入内一观。一晃十年,省博兴建楚文化馆,馆前道路施工,尘土飞扬,砂石遍地。一日,我骑铃木小摩托途经此处,因车速较快,车轮碾在碎石上导致侧滑,面朝编钟馆方向,连人带车,猝然翻倒,模样如伏身跪拜一般。我暗自苦笑,每次到博物馆,衣服都要挂点彩?上一次,不过染了点墨渍,这次裤膝都磨破了一块。车龙头也摔变形,无法推行,只好在原地等候朋友救助。见日头尚早,便把车锁在路边,入了省博,权作打发时间。

灰头土脸,一身狼狈,却未受阻拦,省博大度给予我栖歇之处,如静置的文物一般从容。此时的省博,馆舍与藏品,已今非昔比。不同于少时的懵懂无趣,再看这些老物件,心思便静了下来。

哦,眼前的虎座鸟架鼓,就是多年前刘老师提及的,为何要做成凤踏虎的样式,凤鸟立于虎背,而非虎伏于鸟上?还有曾侯乙铜鉴缶的底部,为何以怪鸟为足?还有青铜器上的那些云气纹、蟠螭纹、龙凤纹,为何要卷曲缠绕?再顾省博,这些从前一扫而过的细节,令我沉思。

这些从前一扫而过的细节,此刻慢慢品咂,渐渐明了这些老物件里藏着的匠心。

前些年,去过两次秭归,城东的凤凰山,传说为凤凰栖居之地,山形似凤凰展翅。屈原《离骚》中,亦有“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的诗句,把凤比作通天灵兽,承载楚人神游天地、追求理想的精神力量。秭归屈原祠,始建于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在建筑装饰、彩绘、雕刻上,也大量借鉴、复原了楚青铜器与漆器的纹饰,其中就有猛虎伏地,凤鸟昂立的造型图案,动静沉扬间,藏着楚人刚柔并济的精神气度,天地相仪、阴阳调和的古朴理念。青铜器上的纹饰,在收尾处勾绕半圈,并非随意落笔,这般设计既让纹样端庄规整,又寄托着古人祈求回环连绵、圆满永续的期许。

2024年中秋,为创作一幅艺术作品,我专程前往省博,以期从楚文化宝藏中寻找灵感。沿东湖路前行,银杏金黄,秋意正浓,我满怀期待。不料抵达馆前,才想起必须预约入馆,且当日预约已满,不得入内,无奈悻悻而归。与省博三次相遇,尽显周折。

第二天再入内。不同于前两次的被动与无奈,心底满怀虔诚与期待。又一次流连在虎座鸟架鼓前,这座楚文化的巅峰符号,其当代价值体现在哪里呢?在历史与美学中思索,不难得出结论,其在精神、艺术、文化认同、工艺和产业等多方面,为当代社会注入全方位的深度滋养。其实,不只虎座鸟架鼓,博物馆里的每一件文物,都以同样的方式滋养着今人,默默延续着中华文脉,守护着我们的文化根脉。参观人流中,瞥见一个年轻女孩正对着编钟造型的冰激凌拍照,准备发朋友圈,不禁感叹,以前只能用钢笔苦苦临摹,如今的孩子真幸福,这些古物不仅入脑入心,还能入口。

今年初,我所在的单位获得了一个省级出版奖,其中我的作品,将楚文化元素与当代艺术语言相融,也受到广泛好评。这份认可,不止于出版物本身,更源于大家对荆楚文脉的认同与珍视,如同我们挂挂发黄的老手表,记挂着民众乐园里的快乐时光、记挂着炎炎水饺的美味一餐。

而今的省博,早已融入城市的烟火里,既是大众流连的热门去处,亦是文人墨客寄思文脉、抒怀古今的精神园地。而我与省博的缘分,却不止于一时的游览与感慨——四十年间,三顾省博,被动、无奈和期待,无疑是一场渐次入心的启悟之遇。省博沉淀的荆楚文化,默默滋养着我的创作。这份千年文脉,也融入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日常,融入那支编钟造型的冰激凌里。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那个发朋友圈的女孩,会牵着自己孩子的手说:走,妈妈带你去省博,尝尝编钟冰激凌的味道。